遺愁集

遣愁集卷之五

成都余　𡘋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婺一飛秋渚　趙嘉稷書年

友人　卓允基汝厚、潘鏐雙南

劉世洙魯濤　徐垓彥通　訂正

袁士達逸上　鄧吳律鳴嘉

〇〇〇一　集知足

方進思退欲行且止知幾其神載之經史既已不辱不復不

殆職此以往物我無害集知足

陳恭公在亳州生日姪世修獻一范蠡泛湖圖并題贊云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不辱不殆無險無虞煙霞爲侶其致可娛公悟即日納印節致仕

獻此圖題此贊意在諷諫登天下有以此稱觴者乎公能即日告歸所謂有是叔乃有是姪也賢哉遠矣

漢宣帝朝丞相韋賢以年老且病乞骸骨歸里上嘉其知止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使罷就第丞相致仕自此始

唐時龔舍見蜘蛛縈網有蟲觸之而死歎曰仕宦人之網羅也不退與蟲何異即掛冠而歸人謂蜘蛛隱

不惜呉蟲網而死可以起悟即蛛蜘結網經營何等勞碌布置何等周密操心何等險刻立志何等貪狠及為人一捲影響全無令人惜悵碌碌拮据一生到鐘鳴漏盡却與蛛蜘無異龔公叅見及此所以翻然高隱志識迥出凡輩

漢張良佐漢高滅秦封留侯乃謝病曰臣家世相韓韓亡不惜捐金為韓報仇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于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即導引不食穀

東平王蒼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乞歸藩國明帝問曰處家何事最樂蒼曰為善最樂上重之賜列侯印十九枚諸王子五歲已上者皆令佩帶

漢太傅疏廣謂子少傅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父子俱歷要官恐為世所忌如此不去懼有憂也即日俱乞骸骨歸上特賜厚賚俾以原官致仕公卿故人設祖帳餞于東都門外道旁觀者僉曰賢哉二大夫

蜀州刺史王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撿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我小人致位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

唐荆南梁震謂節度高從誨曰先生待我如布衣交以嗣主屬我今嗣主能自立不墮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固請退居遂築室于土州身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宋仁宗嘗語近臣昨偶思食羊肉曰何不索取曰恐遂為例何忍一夕之欲以啓無窮之殺乎或獻蛤蜊二十八枚每枚千錢帝曰一下箸至費錢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宋富弼請老歸洛雖致仕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神宗亦眷之不衰王安石嘗有所建明帝御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可告訴仰屋嗟嘆者即當至矣其敬之如此

楚王聘陳仲子為相歸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前方丈矣妻曰結駟連騎所適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仲子悟與妻逃去為人灌園

趙季仁謂羅景倫曰予生平有三願一願識盡宇內好人二願讀盡古今好書三願歷盡天下好山水景倫曰盡則安能但須身到處勿輕放過耳

萬曆中雲間張鼐字汝調號侗初居士粘壁自課云時花數本盛以竹筒置碧紗窗下香氣襲簾幙間稱其楹曰花舫于是掩關晏處其中非雅客勿接深居以四日爲度其一日則報謝賓客大約五日一出門一月之內靜坐當有二十四日亦太古小年也又嘗榜于座曰胸中無一事眼前多好人要在隨境隨緣淸閒快活亦人世一小安樂法也吾願讀書善養生者咸識之

境可隨遇法可隨時順可隨緣苟能知足遵此而行何人不

可爲侗初居士耶

樞山章懋權福建按察以考績赴部年甫四十一堅乞致仕冢宰尹恭簡公旻慰留之辭益力尹詰之曰不能軟不貪酷不老病如何可退對云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鬚髮蚤白亦可謂老病矣請舉一事退之足矣恭簡知其意決憮然嘆特爲上疏請從之

漢嚴君平尊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借卦詞教人以忠孝勸人以退讓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即閉肆下帷讀老子蜀人羅沖賢之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柰何以不

足恭有餘冲曰我家萬金之富乎無擔石之儲何爲乎有此言

答曰吾嘗宿子家見子日夜會計滋滋汲汲靡有足時我雖貧卜不下牀而錢可數百塵埃厚財無所用之豈非我之不足勝君之有餘乎

何等安閒受用每見今人既富矣而益求富既貴矣而益求貴以至旦夕滋滋君平看破機關故能心安而意適

王章爲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涕泣不已妻怒呵之曰京師雖多尊貴在朝人誰踰仲卿者今當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抑何鄙也後章仕爲京兆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淚時耶章曰前言

固是此則非女子所知也

孔子見榮啓期衣鹿皮裘鼓瑟而歌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吾得爲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爲貴吾已爲男是二樂也人少苦於襁褓壯苦於疾病老苦於衰憊吾年九十有五而身得强健是三樂也夫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待終吾何憂焉

陳眉公云落紅點苔可當錦褥草香花媚可當嬌姬莫逆則山鹿溪鷗鼓吹則松聲鳥囀和根野菜不讓侯鯖襟帶茅門奚輸甲第

居長卿與王百谷云僕既貧到骨又不欲攢眉向屠沽兒故欣

然日開口而笑家有一錢與親朋閑坐為清談歡飲興到或口謳下里曲少年在旁撾鼓吹笙暢甚詰朝洗盡廚無晨炊矣而此中靈明湛然以此了世差亦不惡

蘇紫溪云香一炷花數種酌桑寄生從事數升付世界於恒沙等塵情於浮沫曬開紙窗上月光漸滿竹影半橫取蒲團靜坐覺得又是一人世

白樂天被貶為江州司馬嘗曰匡廬在念久矣今得於青山綠水中為風月主人何快如之乃築一堂於香爐峯以自適

一集安分

素位而行弗踰尺寸不用强求無庸苦掙君子守常達人知命笑彼貪夫徒勞營逐　集安分

唐樂天白居易以刑部尚書致仕居履道里與香山寺僧如滿等九人結香山社自號香山居士

宋潞國公文彥博自河南入朝帝深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將行賜宴瓊林苑遣中使遺詩祖道當世榮之至是請老乃以太師致仕復歸河南因與富弼司馬光等用白居易故事號洛陽耆英會就弼第置酒相樂尚齒不尚官已

示圖形妙覺僧舍衆皆七十餘獨光年未六十

唐司空圖致仕歸居中條作一亭扁曰三宜休一謂量才宜休二謂揣分宜休三謂老瞶宜休

予亦效此以扁其軒曰四休居一謂中年未畢予宜休二謂半生常多病宜休三四謂名不成而貪欲爽利非就而老將至宜休宜休困并自號爲四休子云昔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被刑爰著史記四休之戢正予遣愁集之所出悔也

唐穆宗時孔戣以老乞致仕韓退之曰公無留貲將何恃而歸答曰吾負二宜去尚奚顧乎言

漢張安世謙慎周密嘗有所薦其人來謝乃曰舉賢進能人臣

之責有何私謝耶絕弗與通有鄉官功高不謂自言於安世答曰君功果高人主自知人臣從事何長短自辨拒不之許後以父子皆侯權位大盛遂辭祿乞休耆

齊王瀚以王琇爲侍郎固辭不受或勸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得志少時鮮不顛蹶且我性疎緩不堪時務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顛蹶欲退無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

這箇道理誰不知之但不肯以此致思耳所以好進無已恆多傾危一失足而不可挽回也

唐盧懷愼與姚崇仝相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上日朕以天下委姚崇以卿坐鎭雅俗耳及崇出須臾裁決頗有德

臣齊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曰救時宰相豈易得乎懷愼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唐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子懷諫嗣委政家僮衆憤怒推田興爲留後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乃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監軍遣使以聞李絳請授興節鉞以鼓舞效順之志復請遣裴度宣慰厚賜以安衆心軍士受賞歡聲若雷成德兗鄆使者見之感相顧驚嘆失色曰人固宜安分彼倔强者果何益乎

吳越王俶來朝宋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由是感懼既歸國視事必命徙坐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

焉天威不違顏咫尺敢寧居平無修貢必列公庭焚香而後遣之

漢馬援弟少遊嘗云士生世間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駁款段馬使鄉里稱爲善人斯不愧矣若欲致求贏餘徒自苦耳

陳眉公云隱不得淡仕者事老不可幹少者事窮不宜隨富者事愚不必問慧者事乃吾人終身受用不盡處

馮淄王詩云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邵康節訓子云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馮言是顯者事邵言是隱者事要在隨境而行之不可以一律論

王參政伯大四留銘云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

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餘不盡之福以還子孫因自號爲留耕道人

李元衡有疾語其子曰吾平生爲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勿請謚勿立碑但書某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

虞阮遷司空陳讓不已旣拜嘆息曰以我爲三公天下可謂無人矣未幾即告歸

唐鄭綮好作歇後詩同平章事制下自言曰笑殺天下人旣視事謂宗戚曰歇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逾三月即以疾告乞骸致仕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以白

孫裴恐其不受因語之曰吾假人也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不受子方曰吾有子無何爲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猶如遺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也子方嘆曰誠安分之士也

漢疏廣告歸將朝廷所賜賣金買酒請族人故舊相與娛樂或勸爲子孫立產答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以教化子孫不欲增其過而斂怨況此金者聖主所以恵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共饗之以盡我餘日不亦可乎

曹丕臨江觀兵有東渡之志忽見波濤洶湧又且吳人嚴守遂

固乃嘆曰長江天塹固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即引還

宋顏延之爲紫金光祿大夫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及子竣貴凡所資供一無所受每乘羸車牛逢竣鹵簿即避道左曰吾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第復曰善爲之毋令後人笑汝拙也

人有相羊祜父墓後應出受命君祜惡其言遂掘斷其龍脉以壞其形勢相者視曰猶應出折臂三公俄而祜果墜馬折肱

宋管師復高隱自號臥雲先生仁宗召問所得何如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竟不受爵命

邵堯夫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

生日則焚香燕坐瓶時酌酒三四杯微醺即已興至則賦詩自娛或出遊鄉城則乘小車惟意所適士夫家識其車爭相迎候每爲人排患解紛談忠說孝童稚皆歡相謂曰安樂先生至也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

宋狄青在樞府有狄梁公之後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道請獻之以爲青之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何敢自附梁公厚贈遣之

張一中云宿雨初晴小溪新漲泛米家船載楊子酒浩歌一聲好風送響素琴三弄霽月偏宜澗爲烟水幽人不作風波險客

沈石田云一花一竹一爐一几詩編縑卷以送殘日交遊止於田父談笑止於烟霞生涯止於耕藝世事升沉之事絕不到門

即到門輒有松風吹之而去

唇赤水云紅濶凝脂花上幾過微雨翠匀淺黛柳邊乍拂輕風

問婦索釀甕有新芻呼童煮茶門臨好客人生值此消我何如

粘壁自課八則

白衣觀音齋一年十九日、斗齋每月朔望初三廿七日、日汩沒於酒肉之場問以菜羹蔬食不惟惜福消災養肖齋期

晨興盥漱畢即焚香頂禮先賢古佛虔誦道笈梵書日沉溺於貨利之中借以提撕警覺匪特寡慾兼可清心持誦

戒暴怒　節勞碌　寡言笑　省馳逐　減憂愁　少思慮

愼寒暑　謹嗜慾　宜安分　須知足　廣積德　常惜福　檢戒

克勤善果　務絕惡薄　忠厚存心　平恕待人　持己宜嚴
御衆須寬　慎意交遊　量力周旋　忍情耐性　守道聽
天　修省

朝服沁水王八味丸　上午服龜鹿二仙膠　黃昏用苦茶一
兩杯更妙　飯後以手熨腹徐行百步　臨臥服天王補心丹坐香一
線即放頭穩睡凡過去未來現在諸事一切都丟　藥餌

朝粥小菜二色　午飯葷蔬各一品精爛好歹隨便　晚用小
點少許　夜粥加陳酒半觔小物一二種不可多飲使助火亂
性不用厚味使傷胃損脾即與知己宴集慎勿猜謎要拳致滋
沉醉非惟喪品且足傷生　飲食

每日子後寅前卽振衣趺坐約香一綫朝起禮誦訖披閱史鑑四五頁或古詩文經傳二三篇暇則涉獵稗官野說冊餘以爲消閒佐笑計　上午暝坐半晌　下午偃息片時至於應酬作若可省則省得脫且脫倘有親朋賜顧除至戚切友外非雅客勿接與其徒亂人意孰若以不見爲高　功課

甚矣天不負人也人可負天哉假若一年中食物則按時而生花卉則應期而發他如和風霽月勝水名山無不畢備以供人之玩賞務須忙裏偷閒苦中尋樂或小分附賓朋之末或杖頭挈知己之儔散步逍遙與隨遇而安毋失良辰有孳嘉會倘居常兀坐閒極無聊則聽簷前啼鳥啾聲亦足當鼓吹四部撫几上

瓶花幾種尤堪寫物外品題消遣

粘壁八條非自課也蓋自儆也非自勉也實自勸也寄貲之人不屑為名利之人不知為少壯之人不暇為老病之人不能為得為而不亟為不幾自悞我生乎予故擬條如左以自律昔東坡與張懷民有言但無閑者如我兩人耳因附識於末以與閒如我者鑒諸

養生十法

心不能定法宜於收　意不能靜法宜於制　慾不能遏法宜於尋　勞不能禁法宜於節　忿不能除法宜於飲　懦不可深法宜於澹　思不可多法宜於斂　愁不可結法宜於散

進不可過法宜於止　負不可認法宜於要

處世十要

交不宜濫　真不宜吐　言不宜躁　財不宜交　怒不宜暴

完官宜勤　借債宜少　作事宜寬　待人宜巧　存心宜好

攝心秘旨

一念動時皆是火　萬緣寂處便生真此是教人遯有入無歸於淵漠仙伊任天心慮

欲識無為真面目　須知有作是根源此是教人自無生有不墮須空如春到好花開

入定要訣

和身和其四肢　運肩運其兩條　瞑目閉其雙目　垂簾注其二珠　叩齒調擊齒和

歛息綿轉氣息　反觀收視五臟　內聽歛聽六淵　止靜心如澄水　坐忘意若空花

愛惜精神留此身撐持宇宙蹉跎歲月將何事報答君親讀此二語每不禁爽然若失及見唐子畏言善亦懶為何況惡無心求富豈憂貧又不覺廢然自返矣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人何可不循分自守哉予性善愁往往絃歌山水所不能驅惟息意觀書或可借以消遣愁魔予復善病每每酒醪藥石所不能攻惟避心默坐庶可藉以驅祛二豎因思天下善愁者頗多茲集行世既貽人以驅愁之術矣又念天下善病者亦不少乃敢自秘不請人以却病之方乎此皆予身體力行親嘗試驗者敢附述以為勸

遣愁集卷之五

一集快心

行有可歆爾必快志言有可喜我亦暢意懿行嘉言實心樂事充類至極沛乎莫禦集快心

桓宣武少家貧然喜樗蒲一日大輸債主求甚切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素以角藝名乃求救於袁應聲便許云大快我必得采遂變服懷布帽隨溫去與債主戲主就局曰汝故當不辦作袁彥道耶袁不答遂與角十萬一擲直至數十萬了不爲意輒投馬叫絕旁若無人敵家頃刻失幾數萬乃探帽笑曰汝今曾識得袁彥道否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相識竟往其家值顧方集賓酣宴而王遊歷既畢指揮好惡絕無人在目顧勃然曰傲主人非禮以貴驕人非道失此二者乃傖父耳便盡驅出門王獨坐輿上回盼左右踉蹌欲逐顧遣望移時竟自閉門怡然不屑

宋王拱辰至和二年聘契丹見其主於混同江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酒飲客親鼓琵琶侑觴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

傳永拜安遠將軍文翰技勇皆絕倫帝歎曰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惟傳修期一人耳

曹操征孫權見其步伍整肅親自頂盔貫甲左右執黃傘指揮

三軍操數日養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真豚犬耳
五代李克用臨終以三矢遺子存勗曰梁吾仇燕王吾所立契丹背約歸梁吾所遺恨予汝三矢毋忘父志後破梁來禦乃以三矢復命梁主驚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
王莽爲漢兵所逼憂不能食唯飲酒啗魚迨兵入宮乃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軍其如予何衆爭斬之傳首詣宛
漢諸呂作亂太尉周勃疾入北軍出令曰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諸軍皆左袒遂知人心思漢共滅諸呂
唐李揆美丰儀善奏對拜平章事敬宗曰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爲當世第一是稱三絕後使吐番酋長爭相望曰聞唐朝有第

一人今李端卿是否

宋范雍守西夏羌人甚輕之及范仲淹代乃相謂曰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韓琦與仲淹齊名邊士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晉桓溫北征鮮卑袁宏倚馬前爲作露布手不停揮李白嘗對玄宗云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

漢時黃祖大會賓客適有獻鸚鵡者舉杯屬禰衡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立就畧不起草文不加點一座解快

魏陳琳作檄草呈操操素苦頭風是日疾作乃臥讀其文遂起

立曰誦琳所製大快人意眞堪愈我病也

捧讀奇文艮快人心病且可愈何愁之不可破乎予故以書遣之

唐敬宗寶曆中楊嗣復大宴賓朋時元稹白居易皆有詩名亦預席因各分韻賦詩惟楊汝士最佳微之與樂天極其歎服汝士大暢盡醉而歸語諸子弟曰我今日好快人直壓倒元白

袁筠娶蕭安女言甫定未幾擢進士第欽賜歸娶羅隱贈詩云細看月輪還有意定知丹桂近嫦娥

賈郁性峭直爲仙遊令將代有一吏酗酒郁怒曰吾再典是邑必懲此輩吏曰是造鐵舩過海也後果復爲宰吏盜庫錢數萬

郁判曰鎔銅鏝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鎚決杖遣之

漢章帝元旦命羣臣陳說經義不通者即令奪席惟戴憑乃獨坐三十餘席

長安民楊崇義妻劉氏與鄰人李弇私通謀殺崇義埋之井中劉故控于官官詰所居檢校無蹤忽架上鸚鵡叫曰殺我主者東鄰李弇也遂拘訊得實具以上聞明皇詔封爲綠衣使者

漢明帝幸辟雍行養老禮畢坐國子講堂自爲陳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

明王振弄權錦衣衛指揮逯杲王山及馬順爲之鷹犬英宗北狩

麗王輔國百官恂恂於朝咸請誅振以慰人心給事王竑捽
順首衆咸爭毆蹴踏捽裂頃刻而斃又斃王山及郗號於庭[illegible]
百口啞罵仍命僇於東市遂籍振家巨鏡徑尺者十面珊瑚
高五六尺者十餘株金銀珠寶數十庫宗族不論老少悉皆斬
首中外稱快

曹操下江南進兵濡口與孫權遇於赤壁周瑜爲都督禦操部
將黃蓋曰北兵方連艦若用火攻可燒而走也瑜首肯曰計雖
善但須詐降以通消息不用苦肉計操如何信蓋慨然曰予自
隨破虜至今受恩三世恨無以報肉雖受苦亦復何恨先遣闞
澤以書納款時值東南風急乃同時縱火火烈風猛燒盡北船

延及岸上諸軍大潰操大敗疾走華容道冒雨宵遁

漢石勒寇襄陽執王衍問以晉故衍云計不在己且言少無宦情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石曰君少壯登朝何得言無宦情耶壞天下者非君而誰夜使人排牆殺之

秦苻堅寇晉遣將苻融克壽陽使朱序來說謝石等使降序私語曰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謝玄乃遣劉牢之趣洛澗擊其將梁成斬之石等水陸繼進堅登城眺望見八公山草木皆疑爲晉兵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進逼淝水而陣玄令少卻以決勝負融揮兵使却退不可止序在陣後呼曰秦兵敗矣玄渡水擊之秦師大潰走者聞風聲鶴唳皆疑爲晉兵晝夜不敢

息死者什七八

李世民拔河西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主人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欲誅佞人耳今復何言遂斬之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蘇軾草制曰惠卿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靑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先皇帝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焉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苗之竄天下傳誦稱快

詔罷李綱太學生陳東率都民數萬人上書乞留綱而黜李邦彥等撾壞登聞鼓喧呼動地上恐生變乃復綱右丞邦彥一無所建明惟事阿諛時人目爲浪子宰相

王黼有罪伏誅竄蔡京於儋州道死貶蔡攸於雷州黥配童貫於吉陽軍尋皆誅之天下比於四凶之擊中外大快

劉麟劉猊分道犯淮西至藕塘楊沂中大破之猊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即與精騎遁去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而遁

太學生劉觀等上書論湯思退姦邪誤國乞斬之以謝天下詔貶永州安置遂憂悸卒於徙所

韓侂胄銳意出師中外憂懼無敢言者吏部侍郎史彌遠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國會楊皇后亦恐之力贊焉可乃詔侂胄入朝彌遠以兵擁至玉津園斬殺之

宋恭宗時國事大壞侍從臺諫逃去數十人太后不能禁乃貶

貢似道於循州安置監押官鄭虎臣於木棉庵擊殺之

秦攻趙平原君將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具備者二十人與俱僅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曰士之處世如錐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來有何也遂曰使遂蚤處囊中則脫穎而去非特末見而已因與偕之楚楚王言合從久不決遂按劍而前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且以楚之强爲白起所挫此乃百世之怨趙之所羞今合從爲楚非爲趙也王雖之乃招十九人歃血定盟曰公等碌碌皆因人成事者也平原歸歎曰吾毛先生言使趙重於九鼎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

宋陳太丘詣荀朗陵使長子元方御車次子仲方持杖孫長文

寵具食八子世號八龍孫文若尚幼坐著膝上太史奏云是日百里內有德星聚

晉王珣夢中得如椽筆一枝由是才華大著名譽日進而弟珉乃更出其右時人語曰法護非不佳但僧彌難爲兄耳

與人王翰景泰中爲御史上疏勸易儲與南城禁錮事甚力及英廟復辟數言前一事之非攻于忠肅及其黨與不已英宗甚悅之時有賞賜許以大用翰深喜得計一日上御文華殿便室桀驁朝章疏兀置中不發者具在忽喋風吹一本宛轉上前取而閱之則翰勸易儲與南城禁錮奏也大怒急宣翰來翰以爲

後有賞賜欣然趨入上擲前疏示之翰叩首無地叩頭出血請死上叱出誅之一時甚快

方翰趨事兩君阿旨取媚何等得計自謂深根固蒂誰知天公震怒風伯弄巧一至於此人亦何苦而為此等事耶

明洞庭山消夏灣有將舉人屢試春官不第遂效擊斷之術估積取盈算入骨髓不數年家貲富厚不意錢神作祟盜斯劫之鞭笞炮烙慘於官刑罄其所有席捲一空盜甚適意於是縛牲載酒即以將氏之物賽願於小雷山神廟山在湖中斷岸數十里無路惟荒祠一區盜乃泊舟其下悉登祭焉祭畢聚飲大醉自恃邏兵莫能蹤跡不虞舟人絕纜而去盜醒覓舟不得時值

嚴寒風雪連旬凍餒交迫垂首就斃無一存者

嗟乎此可見天理報應之速也夫蔣以積財誨盜復以祈福致禍皆斃人適以自斃觀之大爲快心但舟子曷然而有之恐亦未必妥享

秦檜墓在建康墓上豐碑屹立却不曾鐫一字蓋當時士大夫鄙其爲人兼畏物議故不敢作神道碑及孟珙回軍屯於檜墓率士卒糞溺於塚上人謂之穢塚

嗟乎秦檜一穢其心遂至穢其行穢其身直至穢其墓無一不爲人所穢亦可慨也予嘗至武林登岳少保墓見往來之人焚香散禮叢首則擣秦檜夫婦形跪於前又撒溺於其頂

臭汚不可名狀且日被捶擊長舌之頭已斷矣千載而下可見好惡之公如此

則天朝周興來俊臣各尚酷虐或告興通謀丘神勣命俊臣鞫之兩人方推事對食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爲何法興曰令囚入甕以火炙之何患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一如興法因謂興曰有內狀推兄請兄入此甕興恐叩頭服罪流嶺南爲仇家所殺

謝玄勝苻堅於淝水安方與客圍棊適捷音至看之默然無言攝書置牀了無喜色徐笑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局竟還內不覺屐齒之折

晏元獻守南郡與王琪中秋夜宴值陰晦元獻不樂意欲就寢琪作詩云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元獻聞之即振衣起坐召客作樂讙歌飲至夜分果然月出光明倍常遂酣暢達旦

丁謂爲山陵使雷允恭欲移山陵就上穴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有石石盡水出衆懼不能成功奏之遣王曾覆視曾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怒乃誅允恭謂坐貶

嘉定陳皋卿年少才高貧不遇訓蒙村中一寡婦有屋數間田百畝子方在抱爲姪所欺陰獻於勢家得蠅頭而遁寡婦告往

關新庄先期使狼僕持告示逐婦婦不知所從來抱兒號泣於門鄉人雖憤憤而愛莫能助適星卿過叩得其故謂鄉衆曰從許爲之計者顧甚之我計保無恙衆許之令婦避他處明日豪御遊船設酒館門客數輩簫鼓競發從天而降登岸指揮酒帰懸掛匾對粉飾牆垣栽植花木開濬魚池并召諭諸佃租畢從往田間布席野飲星卿率鄉之強有力者風雨驟至舉椿椿其舟舟千出不意舟告豪豪急邀舟舟已沉矣遙望庄所匾額盡碎衆稍稍攢揮拳恂恂索鬬乃懼不敢與辨逃竄而歸召主文者謀訟之而縣牒已下矣至都人因新令韓公清介剛烈方以扶抑爲已任星卿頁率其鄉先期控準呈詞既美情復懷激使捕衙查勘則匾舟在

焉豪亟使人致囑終不聽竟置諸幹僕及乃姪於法且欲將寡叅揭上司以正其欺孤殺寡强佔田房之罪再三懇請方得寬假星卿仍令寡婦鬻產他適以避其怨於是遠近傳揚名振郡邑令聞其名特致柬請見大爲稱快

天啓七年熹宗崩懷宗立司業朱三俊劾監生陸萬齡曾代請祀魏忠賢於國學罪有旨下獄又有監生張某欲上疏請忠賢與宣聖並尊入祀太學方脫稿忽口稱見于路竊擊之遂斃嘉興縣貢生錢嘉徵疏參魏忠賢十大罪罄竹難書萬剮不盡忠賢不勝其憤哭訴於上上令內侍宣讀奏詞并命跪而拱聽忠賢始震懼喪魄明日遂諭謫鳳陽看守皇陵沒籍其家又以

參隨護着錦衣衛擒拿治罪忠賢方至阜城聞旨知不免因自縊奇從命磔其屍於河間并詔析骸棄於薊州

忠賢盛時聞一測字者來京宣傳甚驗乃易服潛往叩終身休咎因書一囚字與推其人即頓首稱奇詰其何意曰國中一人也忠賢駭服以爲神異厚給而別乃私語人曰日下雖好只是結局不佳叩其何說曰一人懸在中間將來必要弔死四面俱無着落家業定爲籍沒人猶未信後果應其言

崇禎登御詔誅奉聖夫人客氏方其在宮乘坐小轎內官負之儼然自居爲熹廟八母之一每逢誕辰上必臨幸升座獻飮賞賚無算及往私宅內侍王朝忠等數十人着紅玉前驅乘輿過

乾清宮亦不下。呼殿儀從之盛不減聖駕夜出燈炬擁簇有如白晝衣飾鮮華儼若神仙到家升廳自管事至內臣挨次叩頭呼老祖太太千歲之聲喧闐震天熹宗旣崩上命出歸私第客氏乃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匣用五爪黃龍袱包裹皆指帝幼時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痛哭焚化而去上飭之即命籍其家着太監王文政嚴訊得宮人任身者八人皆其家侍婢冀陰齋之以圖呂不韋李園等事上大怒並命拉涼花局掠死于浣衣局興等皆伏誅客氏姿容甚美而忠賢及以中年淨身陽道未淨遂與私通以故忠賢之肆惡弄權多賴客氏於中調護兩惡並濟人亦共快

李自成既籍掠一時諸臣盡節稍不決發即被拘執或夾頭腦或夾腰腹極刑搒掠迫脇獻金陳某獻至銀三萬金三千珠三斗其餘多寡不等不盡不休及金已竭猶不滿意仍復受刑熬刑不過魏藻德自勤死方岳貢不食死丘瑜自縊死瑜未縊前即書絕命詞云百歲春光强半過臣時力短愧嗚珂詩書萬卷都無用惟有先賢正氣歌因死畧遯遂至被執淚儁從賊君子惜之

諸人同一死耳死於難不大愈於死於賊乎不過偷延數日之命而千載下垂名香臭何啻天淵

嘉靖壬子七月敵寇薊州甚急仇某時病疽請輿疾出禦上命

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遊擊陳時代之某聞命恚極而死徐階
因審疏其通敵誤國命陸炳會三法司擬罪奏其謀反律當追
戮得旨剖棺斬首梟示九邊妻子家丁盡行處斬家貲籍沒
嘉靖四十一年御史鄒應隆劾嚴嵩子世蕃恐勢專利私擅爵
賞父亦不敢呼其名僅稱別號東樓威權煊赫一至於此其孫
錦衣嚴鵠中書嚴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等狡黠不法詔嵩
致仕勒令即刻歸鄉世蕃坐煙瘴充軍鴻削籍終養鵠龍文戍
邊年禁錮繫獄嵩上疏陳情言臣年八袞顯皇上哀其老憫矜
其無告乞放歸子世蕃孫鵠以終餘年上曰嵩得完歸有鴻侍
養恩待已厚尚何過望不許

御史林潤劾奏鄢懋卿趙文華等罪狀命削籍尋戍邊後叅嚴世蕃與龍文自罪讁後乘軒衣蟒召貨怙不臣誹謗朝政假名治第聚衆數千將謀不軌乞正典刑以絶禍本詔部付林潤逮繫至京卽訊會同三法司擬得其交通倭寇反跡顯然奉旨處斬嵩聞之愧恨死

乙酉四月李自成過通城命其下四十八部先發令嚴兵行營無敢返顧者通城有九宮山一名羅公山山有玄帝廟山民築堡以盟謀捍衛閭井自成止以二十騎登山又呵其二十騎止於山下而自以单騎登山入廟見帝像伏謁若有物擊之者不能起村人疑以為劫盜取所荷鉏碎其首既斃而腰下見金印且有

非常衣服大駭從山後逃去二十騎詰久不出跡而求之則已
血肉糟分矣
蜀難敘畧曰癸未冬張獻忠蹂躪湖南甲申正月率衆寇蜀秋
朱錄生
八月甲子陷成都蜀王至澍率家眷自沉於井內江王至淥不
屈死總兵劉佳胤走死浣花溪巡按劉之勃成都推官劉士斗
華陽知縣沈雲祚被執不屈死之蜀府長史鄭安民內江教諭
姚思孝相繼死獻忠入城後大索全蜀紳士至成都僇之敘州
在籍太常寺卿尹伸及給事中吳宇英並不屈死崇慶知州王
勵精聞會城陷即朝服北面再拜登樓自焚死丙戌年九月入
順慶府屠之獻忠自言是處有大劫不利欲獨入武當山修行

佚切道過當役橫行天下乃營於西充縣之鳳凰山時肅王兵至獻忠乘馬登高望之猝遇前鋒一矢而殪及舁屍至猶張目瞪視於是斬首刳心心色純黑時十二月十一日也先是童謠有生於燕子嶺死在鳳凰山不謂獻忠應之其埋屍處叢草如棘誤觸之輒成大癩又嘗有猛虎噬人人皆遠之

余於丙寅夏月抱病閒居會東友曰溽暑灼人大地如爐病軀當此如燔似炙全賴青萍之末一少涼之忽得薰風和暢洗却炎威頓覺神清骨爽尤可喜者門無一客胸無一事但見荷香繞砌秋色盈庭清茶可以解渴濁酒可以消愁香不佳而有烟可養花不麗而有色可娛短琴高掛而無絃殘編久束而塵滿

四壁蕭然入窓洞開坐倦無聊則企脚北牖覓覺好睡恁爾烈焰燒天似不減於清涼臺飛雪矣少焉月上疎簾又添出一種幽況因朗吟袁中郎句云世情貧自少歲月病偏多倚闌看明月盈盈上石坡此實因病得閒之一樂也

朱文公知崇安有民貪大姓吉地預埋碑於墳前越數年突以強佔爲訟公親踏勘見山明水秀厥繞龍迴因去其浮泥見有碑記皆民祖先名字公謂大姓侵奪情眞遂决意斷歸之後隱武夷山偶過其地問諸土人備言埋石誑罔之事公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視罷而去是夜風雨大作天明視之墳塚毀成水潭尸棺無有存者

一集憤惱

情所不堪聞之髮指理所不有見之怒起勵之以威凌之以勢無可奈何悵悵而已集憤惱

岳飛進拜太尉數請興復帝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言於上詔詣張浚議事浚曰欲以淮西軍付王德呂祉或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德與酈瓊不相下恐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張宣撫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樂此哉浚艴然曰我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安以得軍爲念哉遂與浚忤

即日上表乞終喪步歸廬山浚怒奏飛以去要君乃以張宗元監其軍

宗澤屢請帝還汴連上二十餘疏俱爲汪黃所抑憂憤成疾欬日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明日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

李綱上疏力求去遂罷提舉洞霄宮前太學錄陳東上書乞留綱而斥汪黃又作衣歐陽徹亦上言詆用事大臣潛善遂以語激怒帝遂命並斬於市

宋王曾嘗以宅第假寇準眞宗始議竄準雷州曾以爲太重丁謂乃熟視曾曰君勿復言居停主人恐亦不免奪宅事

漢公孫弘詔故人高賀宿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歎曰何用故人富貴乃爲脫粟布被弘內廚五鼎外膳一餚詐也弘聞之曰信有之乎寧逢惡兵毋逢故人

唐元載相貌不揚苗晉卿薦於李揆揆頗輕之謂苗曰龍章鳳姿之士邈焉不見於世獐頭鼠目之輩儼然乃欲求官耶載深銜之

崔信明嘗有詩名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君有楓落吳江冷之句洵稱絕唱願見其餘崔欣然出衆篇示之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乃悉投之水引舟而去信明大慚恨

陳全患瘧惱恨不勝乃製叨叨令以自寫云冷來時冷的在冰

爰上臥熱來時熱的在蒸籠裏坐疼時節疼得天靈破顱時節顫得牙關挫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只被你害殺人也麼哥真箇是寒來暑往人難過

鮑宣以摧辱宰相孔光下詔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者千餘人守闕上書申救不聽竟髡鉗之

唐中尉仇士良擅權文宗與李訓鄭注密謀誅之詐稱左金吾廳事後石榴夜有甘露詔往視之因欲伏兵縱擊事泄反為所害兩省諸司被殺者千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但行文書而已

宋徽宗以朱勔領應奉局採花石綱於蘇州搜岩剔藪幽隱下

時凡民間一石一木稍堪玩賞者即用黃帕加封指爲御前之
物及發行必撤屋抉牆以出江南大臣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

上不省

秦檜諷臺諫請諸將班師岳飛一日奉十二道金字牌因憤惋
泣下數曰本欲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耳不意十年之力廢
於一旦遂引兵還

謝安與弟萬避吳郡時王恬爲守萬欲同避安曰恐伊來必酬
汝意不足耳萬若要去安必不肯隨乃獨往坐少間王便入萬
以爲持已殊有欣色良久乃出科頭散髮據胡牀獨坐神氣傲
慢了無相對意萬怒還未至船逆呼大傅怨之安曰阿螭恬小字

然後不作爾作你舊云不作你

史彌遠用事日久權勢薰灼太子竑心甚不平嘗書几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史闕之大權密令學錄鄭清之教與莒爲文而陰圖廢立之舉

唐武后斷王皇后蕭淑妃手足置酒甕中曰令二嫗骨醉妃臨死誓云願武爲鼠吾爲貓生生世世扼其喉食其肉

羅景綸曰予讀唐史此段每見貓捕鼠而得未嘗不爲之稱快可見人心公憤千萬年不可磨滅處因爲之詩曰陋室偏遭黠鼠欺狸奴雖小策勳奇扼喉莫訝無遺力應記當年骨醉時

關羽守荊州進攻樊城 破之威震許夏頴遊入爲子求討
不許權怒呂蒙進曰羽 恐蒙圖其後所以多設備今乞託選歸
治疾羽必撤兵然後襲 其空虛可一鼓而擒也以陸遜意思深
長名未遠著羽不爲慮 遜以自代發兵暗襲荊州又慮沿江烽
火周密使人白衣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及猝抵北岸兵伏
滿艫中出盡縛江邊屯候糜芳傅士仁不能守開門出降於權
羽及子平俱被害周倉自殺王平亦死之權以蒙有大功設宴
犒軍坐蒙首席未及受封爲羽魂所擊而死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宋之食指忽自動
謂子家曰他日我如是必嘗異味及入宰夫正進黿羹因相視

而笑公異而問之子家以實告公故欲其不驗會食乃分賜諸大夫召子宋而獨弗與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後鄭公殘殺子宋恨之竟不救

宋秦檜殺岳飛於大理寺獄雲與張憲皆棄市初吳玠與飛交歡飾名姝遺之飛不受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御士卒嚴而有恩猝遇敵不為之動故敵語曰撼泰山易撼岳家軍難平日恂恂如書生然立志慷慨事親以孝事君以忠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取禍天下冤之

宋眞宗幸澶淵契丹無許乃遣使議和準欲邀使稱臣獻地因

遂策曰若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準諸欲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會有譖準幸兵以自重者乃許盟以絹二十萬疋銀十萬兩定和議南朝爲兄北朝爲弟交相約誓各解兵歸

安衆侯劉崇起兵討王莽不克而死東郡守翟義亦起兵西誅不當攝者莽懼不能食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返位孺子使王邑將兵擊破之

戚夫人有寵於漢高生趙王如意高帝崩呂后即鴆殺趙王斷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使居厠中號曰人彘

宋以王黼爲少宰加蔡攸開府儀同三司二人日夕勸帝娛樂

帝因令苑囿多爲村居野店及聚珍禽異獸於其中都下靜夜聞獸聲四徹宛若山林陂澤識者知爲不祥之兆

漢馬援征交趾以薏苡能勝瘴氣載一車歸梁松上書譖之以爲所載者皆明珠文犀帝大怒會援卒妻子惶懼不敢以喪還葬乃藁葬城西

唐任瓌爲兵部尚書妻柳氏至妒中年無子太宗賜以二艷女柳氏每施凌虐以藥爛其髮使禿上聞之怒乃以金瓶置酖酒賜之勅曰飲之當立死不妒不須飲也柳拜曰人生至此誠不如死願乞飲盡使姑止之還報太宗謂瓌曰人死且不畏卿其奈之何令以二女別室安置

崇禎四年群盜紛起曹文詔擊斬賊魁王嘉胤於陽城其黨復推王自用爲首號曰紫金梁其黨自相名目有老狪狪八金剛闖王闖將八大王掃地王擴塌天破甲錐邢紅狼亂世王混天王顯道神鄉里人活地草等分列三十六部其外另有不沾泥滿天星劉香老一盞燈通天柱點燈子鑽天哨開山斧等橫行州郡官兵皆不能制而總不若陝西李公子爲最隨地劫掠名曰闖賊言其不踞縣邑不守城郭無所定趾莫可防禦也

唐楊妃死於馬嵬日遺錦拘襪一隻爲村媼所得甚寶惜之遇過客輒以示賞一玩百錢媼獲錢無算竟以致富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升座講易之鼎折足以譏宰相王晉怒甚

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測也

弘光三月甲申皇太子來自金華遣內使持御札召至閣者爭趨明日有旨禁私謁中夜移入內巳丑乃命會審於大明門楊維垣疏言謂與駙馬王昺姪孫王之明貌相類因而假傳辛卯於午門外覆審馬士英復疏其疑似甚多左都李沾喚王之明不應詰之乃大聲曰何不呼明之王沾喝上樓太子號呼皇天列帝聲徹內庭傳諭放纓發鎮撫司有無名子題於皇城有海上扶蘇原未死獄中病已又奚猜之句會御史陳言奏稱民口籍籍皆言諸臣欲絕先帝血胤因得溫旨着好生護養勿輕用刑以招民謗乃得不死

磨豈間蘇軾程頤交惡會上患瘡疹不出頤乃詣政府曰帝不
御殿寳為何故答曰不知頤曰上有疾而宰相不知可謂寒心
呂公著以其言入告上不悅罷頤遂有洛黨蜀黨朔黨之異

遣愁集卷之六

成都余　杏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陸榮秌𧃈哉　顧　玘有光

友人

徐　瑶天璧　沈永仁二聞

王文譔予嘉　程　仕松阜　訂正

史　册蒼山　孫　瑞曰符

一集高致

好名之人千乘能讓有品之士天下敝屣人各有行士各有

志或爲釣徒或爲洗耳　又生性瀟洒遇事脫畧過而不留任

我率朴既無障礙又不執着方厰所爲古之狂直集高致

堯讓天下於許由由不受讓之巢父父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污我耳矣乃臨清流以洗之

漢嚴光本姓莊少與劉秀善及秀即位乃隱姓名披敝羊裘釣

於富春江光武物色得之因語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

光竪臥不起張目對曰士各有志何用相强也竟辭去終身不

出

宋袁粲爲丹陽尹郡南有一家家頗有竹石率爾步往不顧

主人直造竹所嘯咏歔呼主人見其不凡乃出與共飲互相酬

斷絕不介意及車騎羽儀侯至始知其爲袁尹云

晉武帝時山巨源薦爲吏部尚書舉嵇叔夜康以自代康與絕交書曰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及一行作吏此事遂廢人生亦何可而爲此

唐丘胤出牧丹丘豐干即彌陀也禪師謂曰若到任欲謁文殊普賢在天台國清寺中執爨滌器所謂寒山拾得者是也胤至詰寺訪之見即致拜二人連聲咄叱乃執胤手曰豐干饒舌

漢黃瓊卒四方名士會葬者七千餘人徐穉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而去諸名士曰此必汝南高士徐孺子也使陳留茅容追及爲沽酒市肉穉爲之飲食容問以國家事默然不答

晉陶潛爲彭澤令吏請束帶見督郵潛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腰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兮辭著五柳先生傳居家貧甚九月九日宅邊叢菊盛開苦無酒乃採之盈把坐其側忽望見白衣人乃王弘使送酒至就便痛飲盡醉而歸

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正襟危坐郭林宗泰見而異之與語甚歎因留泰宿旦日殺雞食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益奇之歎曰卿賢哉遂與因揖之勸令從學

梁處士陶弘景傳學好養生之術屢詔不出國家有大議必先遣使諮訪時人謂之山中宰相

可和白衣孤鶴

泰山道士徐洪客獻書李密謂宜直抵江都執取獨夫以號令天下密壯其言遣使召之竟不肯出莫知所終

直抵江都得天下之勢執取獨夫得天下之情真勝過衛公一流見識使其肯出必是麥烱首座惜乎其竟不出也不知正妙在不出所謂神龍變化使人捉摸不定首見而尾不可見若洪客者其真有道之士乎

唐李泌與太子為布衣交及即位靈武召至謁見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同榻上欲以為相泌曰陛下待以賓客則貴於宰相何必屈其志乃止後與肅宗出行軍士指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謂泌曰艱難之際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既而曰服

此豈可無名出懷中勑以泌爲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固辭乃受

黃霸與令狐子伯友子伯爲楚相子爲郡功曹一日道子奉書於霸及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荅曰向見令狐子容光甚美舉止自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令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及君之高奈何忘其夙志而以兒女懷慚霸蹶然起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

惠遠法師隱廬山匆送客至虎谿卽止後送陶元亮陸修靜與語道契合不覺已過虎谿因相視大笑世傳爲虎谿三笑

明景泰初南京冢宰魏驥至京請致仕內閣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位雖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不悅謂人曰渠以朝廷事爲一己事安得令終竟致仕去後循以天順改元果譴戍公居家嘗遊西湖策蹇隄上遇錢塘簿呵之下公曰蕭山魏驥簿叱從者曰管他蕭山會稽顧不當避官府耶及見公簿惶懼謝罪公笑慰之而去

袁中郎謂江進之曰弟已將進士二字拋却東洋大海候命下即上一乞休本了却前件作世間大自在人直待江郎作吏部尚書三年鬢髮白齒落然後將金丹一粒點化江郎屑詐大果亦不甚快

袁尹疎放好酒嘗步縣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酣飲此人以爲得彼知遇明日詣門求通袁拒而不見使僕語曰昨緣飲酒無聊聊相其耳勿復爲煩

闕安平王武攸緒素官隱嵩山則天后疑其詐許之以覘其所爲攸緒遂悠游巖壑所賜服器悉置不用出入行藏與庶民無異

王荆公安石素喜俞清老一日謂荆公曰吾欲爲浮屠苦無錢買祠部牒耳公欣然爲具僧貲約日祝髮過期寂然公怪問之徐徐答曰吾思僧亦不易爲祠部牒金不如且送酒家還債公爲之大笑

王子猷居山陰大雪夜眠初覺遲起命開窗酌酒四望皎然因兀坐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道安在剡便夜乘小舟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見而返從者驚問其故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興至則雪夜登舟便行興已則詣門不晤而返良由胸次蕩然了無執着全沒一毫沾滯人能如此正是寶貴受用處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斛叙而得乃由田中曳柴而歸

明東山司馬語翁應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家詢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來何日汝母安在曰適在鄰家

夫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引余詣寢室見床上帷帳席亦被褥而已喜曰御史所操若此可稱其職矣既去先君回余曰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縝密故觀人於所忽如此

大凡爲官者莫不剝刻小民以爲肥家之計安有清操至此者乎故知行請日薄一日其受用日豐一日聲價日減一日其勢將日張一日理所必然者也

後漢嚴光與光武同寢臥熟以足加上腹明日太史奏云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上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

宋魏野隱居不仕嘗自咏云有名閑富貴無事散神仙洗

晛魚吞墨烹茶雀避烟鎮宗時屢詔不起謂使者曰九重丹詔
休教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上嘉其高遂不復召
王莽專政大夫龔勝邴原同日乞骸骨歸梅福亦知莽必篡位
一朝棄妻子去隱於會稽變姓名爲吳門市卒北海太守逢萌
乃掛冠東都門挈妻子浮海客於遼東
漢夏馥聞張儉亡命嘆曰孽自己作空汚良善一人逃死禍及
萬家何以生爲乃剪髮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姓名爲冶家傭
袁閎因黨錮事築土室四週自牖納飲食潛身坐臥於內一十
八年不出申屠蟠亦嘆曰昔處士橫議卒致坑儒之禍今之謂
矣乃絕跡於梁碭間自同傭夫超然免於評論

穆生爲楚大夫不嗜酒元王嘗爲設醴及孫戊立乃忘設焉穆生曰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謝病去未幾戊以謀反誅

司馬光以新法橫行力求去位乞依范鎮例致仕許之光自歸洛唯以書詩自娛遂絕口不論世事

韓世忠屢疏抗言秦檜姦邪誤國檜諷言官論之罷爲醴泉觀使即退居西湖口不言兵後武穆卒罹於禍而蘄王竟無恙

朱熹家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憸佞冒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趙汝愚之竄黜爲已具子弟諸生力陳以爲必且賈禍不聽蔡元定請以蓍決之得遯之同人熹默然取奏稿焚之因更號遯翁絕不語及世事

山季倫簡鎮襄陽優游卒歲惟酒是躭荆土諸豪族有佳園池輒往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爲高陽池兒童爲歌曰山翁出河游往至高陽池日夕載酒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着白接䍦舉鞭問葛彊是彊愛將并州人亦善飲何如并州兒

劉伶愛酒嘗渴甚復求酒於妻妻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伶得曰善當祝神誓斷矣汝爲我具酒肉妻信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生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切不可聽引酒御肉陶然復醉

晉劉公榮與人飲酒襍穢非類人或譏之答曰勝我者不可不與飲不如我者亦不可不與飲是我者又不可不與飲故雖終

[illegible]

日共飲而醉交自有定情

張季鷹翰縱酒不拘禮法時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縱

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翰曰使我為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

酒

阮宣子家無擔石之儲每步行街市則以百錢掛杖頭遇精潔

酒肆即獨酌酣飲高歌自適然自酒家外雖當世貴顯亦不肯

輒詣

衛永為温太真嶠長史嶠甚善之每率爾提酒脯就永酣飲箕

踞相對彌日竟夜永往嶠所亦復爾爾

王[illegible]軍薈生不羈好酒嘗嘆曰酒自引人著勝地何可一日無

宋宰相葉夢鼎以世事日蹙遂乞致仕單車宵遁人服其高

太原王述沉靜灑落人以為癡王丞相導辟之為掾唯問江東米價述張目不答導每發一言舉座莫不贊嘆述曰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導改容曰王掾不癡

宋真宗東封得隱者楊璞問卿臨行有人作詩相贈否對曰有臣妻一絕云更休落魄耽杯酒莫再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為之失笑

卞[illegible]之為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卞不能容乃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正為此幘耳奈何以一世勳名而傲國士耶拂衣而去

向子平諱尚、隱居不仕、日窮究命學、作書以傳世、爲男女婚嫁畢、勅命斷絕家事勿相關、自遂縱遊五岳名山、莫知所終、

孔凱除長史、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全無壅滯、人曰、孔公一月有二十九日醉、却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晉吳衎好飲、因醉後誤忤權貴、遂自戒酒、阮宣以拳毆其背曰、看看老逼癡、忍斷杯中物耶、衎大笑、樂飲如初、

晉孟嘉爲桓溫參軍、九月九日、宴於龍山、僚佐畢集、嘉時大醉、風吹墮其帽、嘉殊不覺、溫勅左右勿言、良久始取還之、乃令孫盛作落帽詩以嘲之、

南唐相嚴續有歌姬、給事唐鎬有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一日

二公呼盧因出媿解帶唐采得勝乃酌酒命美人
別嚴慨然與之俱去

宋朱希貞居嘉禾陸放翁訪之聞笛聲自烟波中起頃棹小舟
而至技與俱歸壁間懸琴筑簷前青珍禽皆目所未覩室中設
缶置果實脯醢客至挑取以奉供不復舉烟火

張宗伯天駿居三里橋郡守訪之公曰寒舍離城頗遠將至必
留午飯然止肉與腐而已今老公祖下顧當宰一雞勿訝其菲
守欣然醉飽去世兩高之

明都御史高明乞休歸築別閣亭逍遙其中及病革書云平生
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擲筆而逝

宋錢文僖留守西京幕下謝絳尹洙歐陽修皆一時名士有郭延卿隱居水南葺亭藝花足不入市年八十餘一日錢率僚屬往遊去居里外即屏騎從徒步訪之郭欣然延接道服對談笑曰陋居窄有過從所接之人無若數君者老夫雖甚願酌花下以延陶尊簋果錢愛其野逸引滿不辭既而吏報申牌府胥牙兵列庭中郭曰公等何官而從吏之多若此尹洙曰留守相公也郭笑曰不圖相國肯顧野人相與大笑又曰尚能飲否公又從之復酌數杯盤餐䟽數器無少加談笑自若日晡辭別郭送之門顧曰老病不能遠送亦不敢造謝希勿訝其疎慢文僖登車爽然自失翌日語衆曰此眞隱者彼視富貴爲何物耶

宋崔唐臣與蘇子由呂晉叔善二人登第崔遂罷舉買一舟貿易江湖二人適見之問以別後事荅詩云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玩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

袁中郎云金閶自繁華令自苦畫船簫鼓歌童舞女此豪客之事非令事也奇花異草危石孤岑此幽人之觀非令觀也酒壇詩社紫陌朱門振衣莫釐之巔濯足虎溪之澗此遊子之樂非令樂也令所對者鶉衣糧長貰口刁民及蟣虱滿身之囚徒而已蘇何有於令令何有於蘇哉請看來春吳縣堂上還有袁知縣脚跡否

唐司空圖棄官歸隱屢詔不起昭宗待遣柳璨徵之懼而入見

併為裘野墜笏失儀乃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着放還山不用

宋曹彬下江南太祖戒之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且以封劒授之云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及唐城將陷彬忽稱疾諸將問候相與焚香設誓約以克城之日不許妄殺一人逍歸舟中惟圖籍衣衾而已闔門進揭子云奉勑差往江南勾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

潘師正居嵩山逍遙谷高宗召問所須對曰臣所須者茂松清泉然山中不乏復何須乎上甚善之

唐赤水曰蓬戶掩兮井逕荒青苔滿衣履綦絕閫種邵平之瓜

門莪先生之栁曉起呼童子問山桃落乎荅謝開未手攏[illegible]花除去蟲絲蛛網於時不巾不履坐北窓披涼風焚好香烹苦茗忽見異鳥來鳴樹間小倦即竹床藤枕一覺美睡蕭然無夢即夢亦不離竹坪花塢之旁醒而起徐行數十步則霞光零亂月若[illegible]憐妻拏來告詰朝厨中無米笑而答之明日之事有明日[illegible]山無貨梧桐月色也婦亦頗領此意相對怡然

[illegible]朝金鑾將其由翰林督學順天康熙辛亥年幾半百告假歸將抵家登岸閒步忽然遁去家人候久不至遍訪無踪厎升檢[illegible]有詩[illegible]留於硯底云脩然猿鶴自相親老衲無端溷孽塵平向[illegible][illegible]來遲落還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事妻子[illegible]

際異人只有君親難報答生生常自視能仁歸報舉家驚嘆（世有此念只恐還要輪迴）

啟餘傳聞在峨嵋為僧急往跟尋僧云三日前預知有親人將至遠別眾去莫知所終

余胥太學顧一元祖子旋諱旋吉幼補弟子員一子六孫家頗饒稱生平以修鍊內養為事康熙庚申年七十有八九月從前二日潔身潛遁罔知去向長孫一元遍歷山川訪求不得其亦蔣公之流亞歟附識以誌不朽

遣愁集卷之六

○○○一集信行

人而無信士而無行無軏無輗有車難進要以素期盟以預定終身不貳一言相訂集信行

曹操破劉備於下邳獲其妻子擒關羽備走袁紹操壯羽爲人强之使降而祭其終無留意因使張遼探其情羽笑曰我極知曹公相待甚厚但我受劉氏恩誓以共死不忍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效乃去耳操益義之常恐其成功而去每不使之臨陣時値紹遣大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諸將不能禦乃使羽擊之執酒相勞羽不接飲竟麾刀策馬斬良於萬衆之中飛騎而回其

酒偷溫遂解其圍因盡歸其所賜封金掛印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五關並阻斬其六將追之不及

唐太宗論囚有應死者三百餘人悉縱之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至期皆自詣待命無一人不到者上憫其信盡赦之

春秋時有尾生者與一女子相訂於橋下尾生先往候之女子久不至值水大發尾生恐失信遂抱橋柱溺死

翟黑子受布事覺謀於高允允曰有罪實告庶或見原翟入不以實對魏主殺之及崔浩被收允同在史職太子使言皆浩所爲允拜謝及入見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作皆臣爲多魏主欲并誅之太子曰此小臣畏法迷亂失次耳臣嚮問之

皆云崔浩所爲因復詰詢對曰臣與浩同罪理當族滅不敢虛妄相欺殿下哀憐欲匄其死故爲曲全耳魏主嘆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信行可嘉遂赦原之人問何爲如此允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周成王與弟叔虞戲削桐葉爲珪謂曰吾以此封若太史佚請擇日王曰戲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爲唐侯

後唐主與李存賢手搏存賢不敢盡其技唐主曰汝能勝我當授以藩鎮存賢仆唐主乃以鎮幽州臨行唐主送之笑曰手搏之約我不食言矣

晉羊祜在軍中輒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數

人務修德信以懷吳人不爲掩襲之計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以酒祜飲之不疑抗疾祜饋以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曰安有酖人羊叔子哉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之無不流涕

漢范式與張劭友善春別京師式謂劭曰暮秋當拜尊堂至期劭元伯自於母請設雞黍候之母曰千里結言汝何信之審耶劭曰巨卿信士應必果來言未竟已到門登堂拜母盡歡累日後

一誠一相感

劭與卒式夢劭呼語曰巨卿吾於某日死某日葬矣君能來一別否式悲驚疑乃更服星夜馳來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墓所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所待耶遂停柩移

時只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母曰是必巨卿也

言由中發信本性生每怪今人方一出口便如隔世茫然不相記憶視此良爲可恥

齊高帝初鎮淮陰時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部一日謂參軍荀伯玉曰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見其備加責誚云若許其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憐其言卽命釋之卒爲忠信之士

唐闞敞爲郡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一百三十萬寄敞後常舉家病死惟存孤孫九歲曾聞有錢三十萬寄焉及長試往詢之敞一見悲喜不勝悉舉以還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並無一

百三十萬敵曰府君病困𠊓語郎君勿疑

遣愁集卷之六

一集感慨

典歌麥秀致嘆黍離故宮舊地昨是今非人孰無情奚以堪茲低徊追悼感慨係之 又忠肝未剖俠膽不明抑鬱無聊憤懣難伸莫可控訴扼腕長鳴千載而下猶思屈平集感慨

唐李涉爲博士告假歸里遇盜於途盜亦知其有詩名爲索其詞涉贈之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多廻避世上於今半是君盜喜其詩竟不之劫

杜牧之詩有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之句後王威寧越乃翻其案云近來白髮無公道偏向愁人頂上生大有理

解

何晏鄧颺方用事自謂一時才傑與管輅論易輅曰善言易者不言易也晏贊曰可謂要言不煩颺笑曰是亦老生之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及何鄧伏誅其舅問曰汝何以預知其敗輅曰晏相鬼幽颺為鬼躁此二者皆非趨福之兆

楚國屈平名原因諫楚王不聽乃作離騷投汨羅江死後人哀之弔於江干至今遂相傳為角黍競渡

晉公子重耳出奔從亡之臣五人路飢介子推割股以進之及反國立為文公賞從亡者門人而獨不及子推或為書懸之國

門以諷之公大悔因訪求之子推隱於山屢請不出因焚其山迫之使出子推終不肯出竟焚死山中公痛惜之下令國中每歲是日禁止舉火民間因謂之寒食

曹堊看舞竿妓乃贈詩云又被兒童促上竿今耆雖似舊時難勸卿看脚須教穩多少傍人冷眼看

偶一失足每至終身不可復振作家處世一切如是切要小心續審為上細看此詩有無限感慨却有無窮點化匆草草忽過

羊祜請伐吳因議者多有不同嘆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可與人言却無二三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限於役時哉惟杜預張華贊成其說乃

喜曰成吾志者子也

唐高宗朝自褚遂良貶死中外以言爲諱及李善感諫營宮室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李密起兵滎陽作露布數煬帝十罪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

唐中宗時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潛通外國致生邊患上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爲兄弟以解釋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郎

金師攻宿州李顯忠力戰却之邵宏淵恥前功不自已出四按

兵不動且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於烈日中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顯忠知勢難孤立嘆曰天未欲平復中原耶何阻撓至此夜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還揚州上疏自劾顯忠納印待罪帝賜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不可畏人言而懷猶豫

唐穆宗時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菓於閤下有青蠅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舉座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岳飛在鄂州上疏力陳和議之非有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功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

之語繪見之益怒甚遂成讐隙

孫傳使戍中郎郭京選六甲正兵以禦金人敗走幹離不之師次京城下時援師皆為唐恪耿南仲遣還無一人至者城中惟衛士及弓箭手七萬人而已

唐令狐綯執政其子滈頗納賄賂時人謂之白衣宰相滈亦引避遂以為詹事司直

曹太后力言新法不便宜罷之不聽時帝弟岐王顥在側曰太皇太后至言帝怒讓之不樂而散及鄭俠上流民之圖安石不自安乃求去位因薦韓絳呂惠卿自代二人守其成規不少失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人

宋徽宗頒蔡京所書元祐姦黨碑令刻石於州縣有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海內稱爲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之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笑之

安民一石工耳尚知司馬不可列於奸黨而乃身爲大臣竟汙媚取容公道何在耶若安民者不應笑之應壯之也

罷李綱知揚州劉珏當草制謂綱勇於報國不應出之外任吏部侍郎馮澥言珏爲綱遊說亦坐貶中書舍人何安國封還詞頭且論澥越職言事耿南仲怒出知通州或曰事之小者姑置

之何必嘵嘵以取禍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為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終無可言之時也人服其高論

唐孟郊惡人交誼之薄乃作詩曰古人形似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縱哭未嘗戚但結口頭交肚裏生荊棘

翟公初為廷尉賓客填門及廢賓朋絕跡庭可張羅後復為廷尉客又齊來公乃大書於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蘇東坡生子作詩云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悞一生只願

我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又弟子由得子寄語賀之云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

語云巧者拙之奴正是聰明娛人也惟愚與魯必多頑福自無災難何富貴之不可望

無名氏題嚴子陵釣臺詩云生涯千頃水雲寬舒卷乾坤一釣竿夢裏偶然伸隻腳渠知天子是何官

高爽途經晉陵因往謁令劉佾之佾之了不相接俄而爽卽代爲晉陵令佾之迎款彌道甚厚爽受餉答書著名曰高晉陵傲答人問何以不用諱爽曰彼自餉晉陵令耳何與爽事

予觀世間朝倨暮恭之態無異戲場搬弄淡爲可駭此語最

爲有味

文天祥字文山死宋其弟璧號文溪者附元當時有詩云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心各異南枝向暖北枝矣

金國太原帝欲遣將救耿南仲曰非李綱不可及以爲宣撫使拜辭不許或曰公知所以遠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假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耳許翰復書杜郵白起自刎處二字以遺綱綱不得已受命上丁書裘度傳以賜及入對上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忠直不容於朝既行之後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

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故感動

秦檜慮人識己乃以子熺領國史又禁野史大學士張伯麟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爾父乎檜聞而惡之黥配吉陽軍

宋理宗時宮中襍進娼優傀儡兼之閻妃恃寵丁大全馬天麟用事有無名子書於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危亡

杜默下第過烏江至項王廟抱持其頸大哭曰英雄如大王而不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不中進士豈非古今之極冤者乎神爲之墮淚

大凡人說到傷心處憑你鐵石人也要哭土木人也要哭項王之不有天下乃天亡我非戰之罪觀拔山一歌真是千秋

隱恨忽得杜公一言點破乎動滿腔熱血知已相逢能不淚落如蘋

秦檜復以孫塤修撰實錄院祖父孫三世領史職前此實未之有然熺乃妻兄王煥之子而塤則熺之子也亡秦以呂易嬴晉以牛易馬而檜則以王易秦天已絕其嗣久矣檜右相位一十九年劫制君父倡和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臨死猶興大獄誅張浚等五十三人謀逆獄成而檜病急不能書遂釋

桓溫伐蜀諸葛孔明小史猶存時年已一百七十餘歲溫召問曰諸葛公有何過人對曰亦未有他過人處溫便有自矜之色史良久乃徐徐曰只是自諸葛公以後更未見有妥當如公者

温不覺愧服

陳塤史彌遠之甥也嘗上疏乞去君側之蠹媚以正主德從天下之公論以新庶政彌遠召詰曰何爲好名沓是塤曰好名孟子所不取然求士於三代以上唯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彌遠語塞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慶得師

余安裕謝枋得之甥也少從枋得學爲國子正字容有甚談其學於枋得者枋得笑曰昔李東萊中宏詞而歸學者羣登其門請升講座陳同父勸勿許曰伯恭未是係絲聖賢豈可升座東萊問其故同父曰官爲宰相可以生殺廢置人官爲臺諫給舍可以彈駁榮辱人官爲國子監可以考校去取人開口高談道

德性命縱有錯謬人無敢與爭辯者畏其勢也此三等謂之繫籍聖賢來大笑而止今姿裕爲國子正字乃係籍聖賢宜乎予之鼓異而稱頌之客大慚

明升徒撕文傑之繼室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爲之奏請旌表下禮部議儀曹郎與撕有姻婭因爲之地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實爲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家何人不當爲節義孝順者撕夫人既生受殊封矣何與匹婦爭寵乎不肯與署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亦爲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太元末長星見孝武惡之一夕偶於華林園飲酒舉酒酹地曰

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年天子耶

宋寶慶初當國者欲攻夫與西山魏鶴山朝士莫有任責者梁成大乃欣然願當之遂除祭院摶擊無遺力與書所親曰眞德秀乃眞小人魏了翁乃僞君子當時太學諸生曰大字之傍宜添一點曰梁成犬

宋制廉訪司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强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風紀司贓汚狼籍有詩嘲之曰解賊一金并一半迎官兩鼓一聲鑼金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唐巴州刺史薛逢厄於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謝恩退綴行而出斥令迴避新郎君逢遣价語之曰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漢武帝嘗至郎署見一白首老郎問何時爲郎至今尚爾對曰臣姓顔名駟自文帝時起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及至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

唐玄宗冊楊貴妃加其從兄國忠御史銛爲鴻臚卿女弟韓虢秦三國夫人上元夜遊與廣寧公主爭西市門拌主下馬駙馬程昌裔被撾主泣奏上令决殺楊家兒仍停昌裔官楊氏轉横時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莫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

女郎爲門楣
關內侯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
棘中耳
唐李錡妾名杜秋娘若善歌一日爲歌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
君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
人老殊黃春殘花謝洵堪浩歎所以人當及時又當乘時
唐時例人每輕外任重內官班景倩忽被召入爲大理卿倪若
水餞之臨別望其車塵歎羨不已顧同列曰班生此行何異登
仙吾輩恨不得爲之騶御
燕太子丹爲質於秦求歸秦王曰待烏白頭馬生角當放汝回

太子仰天慟哭累日不輟忽見烏頭白馬角生秦王大驚即請
遣
交趾有鬼門關其南多烟瘴癘氣去者罕得生還唐李德裕貶
崖州路經於此賦詩云一去一千里十之十不還崖州在何處
生度鬼門關
宋王裕篡帝自立秘書監徐廣悲泣哀慟侍中謝晦曰徐君得
毋小過廣曰君是宋朝佐命身爲晉室遺老悲歡事固不可同
宋馬廷鸞乞罷陛辭度宗曰丞相何不勉爲留對曰臣死亡無
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
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大臣惟懷

來圖則臣死且瞑目矣泣拜而出聞者憐之

白樂天對酒詩云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隨喜不開口笑是癡人 又 百歲無多時壯健一春能有幾天晴相逢且莫推辭醉唱徹陽關第四聲 又 昨日低眉問疾來今朝收淚弔人回眼前現例君看取且遣琵琶送一杯

人生有限光陰百歲無過瞬息每爲離別死亡攪得人沒情沒緒這段愁魔何日是了白公看破機關不禁無窮感慨

阮孝伯問王佛大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曰阮籍胸中有無限磈礧故須以酒澆之

明弘治間仁和尹君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

從而賀詩以為政治之效有士人俞所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若公果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一時傳誦稱絕

秦李斯為趙高所譖二世收之父子就刑臨行嘆曰吾欲與若牽黃犬出東門逐狡兔不可得矣遂夷三族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擬議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及得溫召大喜作書啓謝慮有謬誤開封數四竟達空函桓怒遂絕嘗恨簡文頓足曰上人百尺樓頭擔將梯去悒悒而卒

上皇至扶風士卒流言不遜會成都貢春綵十萬疋乃詔諭將

士曰卿等倉卒從朕跋涉至此朕甚愧焉今聽還家分此絹帛以備貲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幸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衆皆感泣曰臣等死生相從不敢有二

或譖韓信反高祖僞遊雲夢信謁上縛而載之歸信曰誠若人言狡兎死走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上聞而感動乃赦之降爲淮陰矦

唐荆川曰僕閑居偶想宇宙間有二三絶可笑事其屠沽細人稍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必有篇墓誌其達官貴人畧有些名目在世者其死後必有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者而所謂墓誌與文集者皆不久泯滅若盡存在世間即

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倘悉付之祖龍乎彼南山煤炭竹木盡當減價

湯若士曰此時男子多化爲婦人側行媚立好語巧笑乃得立於時不然則如水母目蝦隨人浮沉都忘眉目方稱盛德想自古如斯耶爲之三歎

正德初大學士劉健謝遷以論太監劉瑾罷去李東陽因乞致仕上言臣等三人責任同體而獨臣留將何辭以謝天下不允東陽祖餞二人欷歔涕泣健正色曰何用今日哭爲使當時亦出一語則同去爾東陽默然深愧

劉瑾用事李東陽特加少師有士人賦片投一絕於寓云才名

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曰又西囘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

天台宋氏家本富後貧甚鬻舍於鄰契成因作詩云自笑年來剗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說向園中樹他日相逢是路人

唐彭伉登第其妻與郡吏湛賁之妻兄弟也妻族賀伉坐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閤賁大愧恨發憤力學遂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墮驢因名爲湛郎橋

謝天瑞崔齡玉露補曰世俗有着衣吃飯之語故東坡魯直遂有吃衣着飯之戲東谷李之彥云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

然無事至如人或違負賴逼取債必使報淸自繇而後已由

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來谷之言眞有所見非戲也

遣愁集卷之六

一集賞鑒

賞之以識鑒之以智月旦有評考核有次吳下阿蒙刮目譜注一經品題便成佳士集賞鑒

晉庾亮元旦大會府州人士河南褚裒曰有江州孟嘉否亮曰在座任卿自識之裒歷觀遍遂指嘉曰將無是耶亮大喜笑曰既喜裒之得嘉尤奇嘉之爲裒所得

齊武帝時益州獻蜀柳枝條長細狀如絲縷春風一過搖曳蹁躚帝命植於太昌靈和殿庭前曰此柳風流可愛宛似張緒當年

漢鄭崇爲尚書數上書規諫進嘗曳履入笑謂左右曰我識

遣悉隻

鄭尚書履聲

馮異始為赤眉所敗乃收集散卒蔽伏大破之於澠底光武降璽書勞之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赤眉遣使乞降曰劉盆子來降陛下何以待之上曰當待汝以不死耳

公孫述稱帝於成都隗囂使馬援觀述援素與同里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述乃盛衞延入欲授以侯位賓客咸樂留援曰天下英雄未定不吐哺走迎國士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復使奉書雒陽見光武上袒幘坐迎

援頓首曰臣方遠來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上笑曰卿非刺客乃說客耳援曰天下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眞也歸以語囂囂曰卿謂何如高祖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殆不如也囂不懌曰果如卿言反復勝耶

耿弇擊張步大破於祝阿帝至臨淄勞軍謂曰前將軍在南陽建此大策嘗以爲落落難合乃知有志者事竟成也

唐太宗謂蕭瑀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乃賜之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宋太祖幸洛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內有四說稱旨齊賢堅執

以爲盡善上怒命拽出之及還語晉王光義曰我幸西都惟得一張齊賢耳且不欲官之他日可留輔汝爲相及晉王即位況試舉人齊賢亦在選中有司失於掄擇置之下第上不說乃將呂蒙正以下一榜盡賜及第

仇香爲蒲亭長民有陳元母詣告子不孝香到其家爲陳人倫孝行元泣感悟卒爲孝子考城令王奐署爲主簿謂曰聞在蒲亭以不罰化陳元得毋少鷹鸇之志耶香曰竊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故弗爲也奐歎然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一年俸資使入太學

劉備嘗依曹操一日青梅如豆操煮酒與備共論英雄備以袁

紹孫策諸人對操笑曰彼碌碌者何足數今天下英雄實惟使君與操耳備會意值方食忽聞雷震佯爲失驚匕箸墮落操詰何故答曰備自幼畏雷操微笑無語自此忽之遂得脫赴荆州

瑯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與徐庶崔州平爲友劉備訪士於司馬徽徽曰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有伏龍鳳雛得一可以安天下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備歸乃親詣草廬聘之三往始得見再拜請教亮出圖懸示勸備先取益州以爲根本然後東和孫權北制曹操以定大業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備深以爲善情好甚密關張心不平備曰孤有臥龍猶魚之得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水鏡云二公得一可以安天下玄德乃兼致之不過僅定三分之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斯言益信

劉裕與何無忌謀討桓玄劉毅亦與之謀無忌曰草澤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劉下邳耳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定計或謂裕等微弱不足慮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英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果擊斬玄乘輿反正

魏王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此人尫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百萬甲兵朕之前後有功皆其力所致也

蘇綽性忠儉嘗言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及卒

歸葬宇文泰痛惜之酹酒言曰爾知我心吾知爾志方欲共定天下遽舍我去嗚呼奈何因舉杯慟哭不覺卮落於手

宋李沆嘗侍曲江宴太宗目送之曰風度端凝眞貴人也又嘗嘉蘇易簡續翰林誌賜詩二章并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廳額曰永爲翰林美事

宋太宗欲相呂端或曰爲人糊塗上曰呂端小事糊塗大事却不糊塗

宋張知白最器程琳劉太后稱制琳獻武后臨朝圖太后怒擲之於地知白喜曰程琳可謂不辱吾筆

宋仁宗時歐陽修知諫院遇事敢言嘗進朋黨論時人目之爲

卯上嘗奬其切直每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

宋王得用已致仕會乾元節上壽立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起復耶帝聞之即拜樞密又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制下士大夫相慶於朝百姓歡呼於野帝遣小黃門覘知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之夢卜今朕用二人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會契丹使耶律防至王得用與射於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爲樞密以文富二公爲平章可謂將相皆得人矣

宋英宗謂趙抃曰聞卿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治簡易亦稱是乎乃拜參知政事

曹操少機警有權數汲而許邵好覈論人物品題士類人號爲

月旦評操聞往問曰我何如人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大喜而退

諸葛亮屯兵五丈原病甚强起點視各營忽秋風吹面徹骨生寒（閒筆此句之爲下淚）因淚下曰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還臥帳中遺戒長史楊儀及後將軍姜維令軍中不得發喪亟合一龕狀如生月端坐車上如追兵將近推車而出維等從其言乃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故報懿懿親率大軍掩至忽見亮大驚而退及漢軍去盡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因按視營壘及所作八陣圖輒嘆曰天下奇才也

苻堅自立爲秦天王呂婆樓薦王猛招之一見如舊友與語時

事大悅自以爲玄德之遇孔明卽以爲尚書左丞左僕射

宋楊時舉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穎昌相得甚歡將辭歸顥送曰吾道南矣及顥卒又師事程頤於洛一日入省頤頤偶瞑坐與游酢侍立不去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

魏孝靜人日登龍門催俊侍宴又勅其子瞻令近侍御座亦有應詔詩帝問邢卲曰此詩何如其父邢曰俊博雅弘麗瞻氣調淸新並足稱詩人之冠讌罷共嗟賞之曰今日之讌止爲崔瞻父子生色

簡文道王懷祖才既不長於榮利又不瀆直以眞率少許便足勝人多多許

羅從彥聞楊時得程氏之學徒步往從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如此幾虛過一生矣學者稱爲豫章先生李侗又從從彥學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而求其所以中者久而後悟嘗曰學問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則天理自見學者稱爲延平先生

魏武見何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遠國乃使崔琰代自提刀侍立既畢令諜者問使曰魏王何如使曰魏王雅望非常君悟可觀然未足爲異惟牀頭提刀人眞乃英雄也王聞急遣騎追殺之

岳飛大敗巨盜彭友于雩都虔吉平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四

大字製旗以賜之令每出師樹之於前以彰榮寵

唐太宗伐高麗次安市城將軍李思摩中流矢上親爲之吮血會薛仁貴大呼陷陣所向無敵高麗大潰乃勅班師上執其手謂曰新進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實喜得卿也

唐太宗舉衫袖示中書舍人柳公權曰此衣已三澣矣衆皆稱美儉德公權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乃可致雍熙服澣濯之衣實末節耳上曰卿有諫臣風采須屈卿爲諫議大夫

唐宣宗偶獵於北苑過涇陽樵夫問其縣令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盜數人匿軍家索之不與親往盡殺之上歸帖其

名於寢殿未幾除海州刺史入謝賜金紫

廉希憲雅嗜書一日方讀孟子聞太弟忽必烈召因懷之以進問何書曰孟子問其說謂何曰即愛牛之心充之足以保四海太弟善之因呼爲廉孟子一日較射連發三中諸臣驚曰眞文武全材有用書生

策試貢士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考官王應麟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以得人賀上特賜及第

元明善以文學自負嘗問吳澄易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輒曰吳先生天下士也

唐王珪少時與房杜善母李氏曰兒後必貴但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試與偕來會玄齡等過其家李窺見大驚勑具酒食盡歡喜曰二客皆公輔才爾貴不疑也又太宗爲公子時嘗同李靖等過珪居珪妻剪髮供食客覘座上數公皆一時英俊未及最少年虬髯者大驚曰汝等成名悉因此人

蕭穎士御僕甚虐家人咸逃散惟一老僕恒被鞭撻幾至不起或諷之曰其苦乃爾何爲不去僕曰我非不欲去特愛其才故不忍相離耳聞者憐之

唐潘孟陽爲戸部侍郎母劉夫人憂湯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將至侍郎再三解諭乃曰試令爾同列吾觀之

因過召客至垂簾審視喜曰皆爾傳也不足慮矣問末座綠衣少年爲誰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將來必是有名卑相

巢父人呂公好相人見漢高狀貌奇之曰僕閱人多矣未有如季者有一弱息女願奉爲箕帚妾後即爲高后后亦善望氣季常失其所后輙尋得之季問其故曰公所居處上常有紫氣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常挾檜書于臨川守魏道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檜怒甚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陸誦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

入誦檜再四吟賞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宋張所爲招討使以岳飛充中軍統領曰爾能敵幾何對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荊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補飛爲武經郎

唐房玄齡才識兼優尤善詞命高祖嘗歎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宛如面談

宋高宗自將禦金師次平江府以張浚知樞密院見趙鼎曰此行衆指皆合人心鼎笑曰惟子才之功也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乃渡淮北歸劉麟劉猊亦棄輜重遁去帝謂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社稷之幸

天目山釋明本字中峯松雪趙文敏公子昂與之爲方外交同院學士馬海粟子振甚輕之一日松雪强拉中峯同訪海粟海粟出暇日所製梅花百韻詩示之中峯一覽走筆立成海粟猶未之奇乃復作九字梅花歌求和其詞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窓敲半枯半活幾箇擫蓓蕾欲開未開數點含香苞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海粟見詩諷咏再四颯然久之遂致禮而定交焉

宋朱熹徽州婺源人少有求道之志父松知饒州病亟囑曰劉子翬學有淵源宜往從之乃就學焉及舉進士爲同安主簿歸

日以辦理稱知爲務累召不起孝宗嘗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
可嘉特命知台州崇道觀

朱熹投匭上封事言詞甚切疏人漏下七刻帝已就寢急起秉
燭讀之終篇稱賛不置明日除管太乙宮

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此良將材也會金人
犯汜水使立功以贖罪飛遂大破之乃升爲統制謂之曰爾智
勇材藝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恐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
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善其言由是知
名

明山西河津人薛瑄幼穎悟十二歲善詩文監司奇之取入泮

鄉試第一登進士宣宗擢爲御史內閣三楊令人遂請欲一識面瑄曰共忝糾劾之任恐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中尋得之歎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能屈致乎稱賞不已

江西靖安人況鍾始爲縣吏呂震薦爲儀制司郎中宣廟擢爲蘇州知府賜璽書假便宜行事期年大治人稱爲況青天九載任滿赴京當代軍民士夫詣闕乞留者數萬計詔陞祿秩三品仍令復任楊士奇贈詩有云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逢張益州

少保于謙以病在告遣太監興安候視見自奉簡朴嘆息以聞特爲詩所資用一切上方製備至擬尚膳醯醬蔬菜之[illegible]

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灑以和藥丸或言柄用過重安曰不要論別樣好處只說日夜為國家分憂出力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用人似此那裏尋得一箇來換于某泉官黯然而退

弘治中王哲巡按江西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剖冤囚沉獄民為歌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休歇

明孝宗特賜大司馬劉大夏都御史戴珊元寶各一錠面諭云卿等將去買茶菓用朕聞朝覲日百官避嫌閉戶謝客如卿輩雖開門延接誰復以賄賂通耶朕知卿貧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免各懷愧懼也

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云有
鼎鼐無地起樓臺後[illegible]遼北使至內宴顧北宰執語譯者曰
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

軒輗為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僅蔬食天順特擢大司寇請
告陛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
頓首謝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饋刑部主事劉寧寧妻安氏發而奏
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婦婦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
幣八表裏

呂許公夷簡有子四人皆知當貴未定其最一日令婢持玉碗飼之使